

醫統三脈全書



局方發揮

江陰朱氏校刊本

元 丹溪朱震亨著

和劑局方之爲書也可以據證檢方卽方用藥不必求
醫不必脩制尋贖見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仁民之意
可謂至矣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爲法醫門傳之以爲
業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習之以成俗然予竊有疑焉
何者古人以神聖工巧言醫又曰醫者意也以其傳授
雖的造詣雖深臨機應變如對敵之將操舟之工自非
盡君子隨時反中之妙寧無愧於醫乎今乃集前人已

效之方應今人無限之病何異刻舟求劍按圖索驥冀其偶然中難矣

或曰仲景治傷寒著三百一十三方治雜病著金匱要畧曰二十有三門歷代名方汗牛充棟流傳至今明效大驗顯然耳目今吾子致疑於局方無乃失之謬妄乎

予曰醫之視病問證已得病之情矣然病者一身血氣有淺深體段有上下臟腑有內外時月有久近形志有苦樂資稟有厚薄能毒有可否標本有先後年有老弱

治有五方令有四時某藥治某病某經用某藥孰爲正
治反治孰爲君臣佐使合是數者計較分毫議方治療
貴乎適中今觀局方別無病源議論止於各方條述證
候繼以藥石之分兩脩製藥餌之法度而又勉其多服
常服久服殊不知一方通治諸病似乎立法簡便廣絡
原野冀獲一免寧免許學士之誚乎仲景諸方實萬世
醫門之規矩準繩也後之欲爲方圓平直者必於是而
取則焉然猶設爲問難藥作何應處以何法許學士亦
曰我善讀仲景書而知其意然未嘗全用其方局方制

作將擬仲景耶故不揣荒陋敢陳管見儻蒙改而正諸
實爲醫道之幸今世所謂風病大率與諸痿證混同論
治良由局方多以治風之藥通治諸痿也古聖論風論
痿各有篇目源流不同治法亦異不得不辨按風論風
者百病之長至其變化乃爲他病又曰善行數變曰因
於露風曰先受邪曰在腠理曰客曰入曰傷曰中歷陳
五臟與胃之傷皆多汗而惡風其發明風邪係外感之
病有臟腑內外虛實寒熱之不同若是之明且盡也別
無癱瘓痿弱卒中不省僵仆喎斜攣縮眩暈語澁不語

之文新舊所錄治風之方凡十道且卽至寶丹靈寶丹
論之曰治中風不語治中風語澁夫不語與語澁其可
一例看乎有失音不語有舌強不語有神昏不語有口
禁不語有舌縱語澁有舌麻語澁治大腸風祕祕有風
熱有風虛曾謂一方可通治乎又曰治口鼻血出夫口
鼻出血皆是陽盛陰虛有升無降血隨氣上越出上竅
法當補陰抑陽氣降則血歸經豈可以輕揚飛竄之腦
麝佐之以燥悍之金石乎又曰治皮膚燥痒經曰諸痒
爲虛血不榮肌腠所以痒也當與滋補藥以養陰血血

和肌潤痒自不作豈可以一十七兩重之金石佐以五兩重之腦麝香桂而欲以一兩重之當歸和血一升之童便活血一升之生地黃汁生血夫枯槁之血果能而生乎果能潤澤肌肉之乾瘦乎又曰治難產死胎血脈不行此血氣滯病也又曰治神昏恍惚久在床枕此血氣虛弱也夫治血以血藥治虛以補藥彼燥悍香竈之劑固可以劫滯氣果可以治血而補虛乎潤體丸等三十餘方皆曰治諸風治一切風治一應風治男子三十六種風其爲主治甚爲浩博且寒熱虛實判然迥別

一方通治果合經意乎果能去病乎龍虎丹排風湯俱
係治五臟風而排風又曰風發又似有內出之意夫病
既在五臟道遠而所感深一則用麻黃三兩以發其表
一則用腦麝六兩以瀉其衛而謂可以治臟病乎借曰
在龍虎則有寒水石一斤以爲鎮墜在排風則有白朮
當歸以爲補養此殆與古人輔佐因用之意合吁臟病
屬裏而用發表瀉衛之藥寧不犯誅伐無過之戒乎寧
不助病邪而伐根本乎骨碎補丸治肝腎風虛乳香宣
經丸治體虛換腿丸治足三陰經虛或因感風而虛或

因虛而感風旣曰體虛肝腎虛足三陰經虛病非輕小
理宜補養而自然銅半夏蒺藜靈仙荊芥地龍川練烏藥
防風牽牛靈脂草烏羌活石南天麻南星檳榔等疏通
燥疾之藥居補劑之太半果可以補虛乎七聖散之治
風濕流注活血應痛丸之治風濕客腎經衛汗以散風
導水以行濕仲景法也觀其用藥何者爲散風何者謂
行濕吾不得而知也三生飲之治外感風寒內傷喜怒
或六脈沉伏或指下浮盛及痰厥氣虛大有神效治外
感以發散仲景法也治內傷以補養東垣法也誰能易

之脈之沉伏浮盛其寒熱表裏虛實之相遠若水火然
似難同藥痰厥因於寒或能成功血氣虛者何以收救
已上諸疑特舉其顯者耳若毫分縷析更僕未可盡也
姑用實之忘言

或曰吾子謂內經風論主於外感其用麻黃桂枝烏
附輩將以解風寒也其用腦麝葳靈仙黑牽牛輩將
以行疑滯也子之言過矣

予應之曰風病外感善行數變其病多實少虛發表行
滯有何不可治風之外何爲又歷述神魂恍惚起便瀕

人手足不隨神志昏憤癱瘓痺曳手足筋衰眩運倒仆
半身不遂脚膝緩弱四肢無力顫掉拘攣不語語澁諸
痿等證悉皆治之攷諸痿論肺熱葉焦五臟因而受之
發爲痿躄心氣熱生脈痿故脛縱不任地肝氣熱生筋
痿故宗筋弛縱脾氣熱生肉痿故痺而不仁腎氣熱生
骨痿故足不任身又曰諸痿皆屬於上謂之上者皆病
之本在肺也又曰昏惑曰癰癰曰瞽問曰瞽昧曰暴病
曰瞽冒曰矇昧曰暴瘖曰瞽瘖皆屬於火又曰四肢不
舉曰舌本強曰足痿不收曰痰涎有聲皆屬於土又禮

記註曰魚肉天產也以養陽作陽德以爲倦怠悉是濕熱內傷之病當作諸痿治之何局方治風之方兼治痿者十居其九不思諸痿皆起於肺熱傳入五臟散爲諸證大抵只宜補養若以外感風邪治之寧免實實虛虛之禍乎

或曰經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至於振振不能久立善暴僵仆皆以爲木病肝屬木風者木之氣曰掉曰掉振非顫掉乎曰眩非眩運乎曰不能久立非筋衰乎非緩弱無力乎曰諸暴強直

非不隨乎曰善暴僵仆非倒仆乎又曰瞽悶曰瞽昧
曰暴病曰鬱冒矇昧暴瘖曰瞽瘖與土交所謂屬肝
屬風屬木之病相似何爲皆屬於火曰舌本強曰痰
涎有聲何爲皆屬於土痿論俱未嘗言及而吾子合
火土二家之病而又與倦怠並言總作諸痿治之其
將有說以通之乎

予應之曰按原病式曰風病多因熱甚俗云風者言末
而忘其本也所以中風而有癱瘓諸證者非謂肝木之

水虛甚則心火暴盛水不制火也火熱之氣怫鬱神明
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所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
五志過極而卒中者五志過熱甚故也又原病曰脾之
脈連舌本散舌下今脾臟受邪故舌強又河間曰謂膈
熱甚火氣炎上傳化失常故津液湧而爲痰涎潮上因
其稠粘難出故作聲也一以屬脾一以爲胃熱謂之屬
火與土不亦宜乎雖然岐伯仲景孫思邈之言風大意
似指外邪之感劉河間之言風明指內傷熱證實與痿
論所言諸痿生於熱相合外感之邪有寒熱虛實而挾

寒者多內傷之熱皆是虛證無寒可散無實可瀉局方
本爲外感立方而以內傷熱證混同出治其爲害也似
非細故

或曰風分內外痿病因熱旣得聞命矣手陽明大腸
經肺之腑也足陽明胃經脾之腑也治痿之法取陽
明一經此引而未發之言願明以告我

予曰諸痿生於肺熱只此一句便見治法大意經曰東
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固是就生尅言補瀉而
大經大法不外於此東方木肝也西方金肺也南方火

心也北方水腎也五行之中惟火有二腎雖有二水居其一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故經曰一水不勝二火理之必然肺金體燥而居上主氣畏火者也脾土性濕而居中主四肢畏水者也火性炎上若嗜慾無節則水失所養火寡於畏而侮所勝肺得火邪而熱矣木性剛急肺受熱則金失所養木寡於畏而侮所勝脾得木邪而傷矣肺熱則不能管攝一身脾傷則四肢不能爲用而諸痿之病作瀉南方則肺金清而東方不實何肺傷之有補北方則心火降而西方不虛何肺熱之有故陽明實

則宗筋潤能束骨而利機關矣治痿之法無出於此駱
隆吉亦曰風火既熾當滋腎水東垣先生取黃蘗爲君
黃芪等補藥之輔佐以治諸痿而無一定之方有兼痰
積者有濕多者有熱多者有濕熱相半者有挾氣者臨
病製方其善於治痿者乎雖然藥中肯綮矣若將理失
宜聖醫不治也天產作陽厚味發熱先哲格言但是患
痿之人若不淡薄食味吾知其必不能安全也

或曰小續命湯與要畧相表裏非外感之藥乎地仙
丹治勞傷腎憊非內傷之藥乎其將何以議之